记忆里的年味

年俗

春去秋来,转眼之间,春节的脚步已经接近,年味越来越浓:家家户户打扫卫生,准备过年的年货,街上挂上了大红灯笼,喜气洋洋。过年是我们温暖的团圆,是除夕夜空上那璀璨的烟火,是孩子们口袋里的压岁钱,是老百姓门窗上的年画、窗花……你记忆中的春节,是充满欢笑的还是也伴随着淡淡的忧愁?是和家人、朋友团圆相聚还是身在异乡为异客?你记忆中的年味,又是什么样子的?

祭灶

儿时的过年记忆里,祭灶是过年的伊始,举行过祭灶仪式后,就是真正的年了。

每到小年,母亲是一定要祭灶送灶神的,请的灶王爷是油彩印制的版画。母亲的祭灶仪式没有多少讲究,很简单实在,时间一般选在傍晚时分举行,先把灶台抹干净,灶前清扫干净,然后在灶台摆上供品豆腐、酒水,点燃一炷香,跪在地上,双手合十目视灶王爷开始祷告,然后给灶王爷献上糖瓜、年糕等粘性食品,意即吃这些东西把灶王爷的嘴糊住,在玉帝面前少说自家的坏处,对着灶台叩头恭拜。最后把受烟熏火燎变得陈旧发黑的灶王爷画像从神龛里取下来,放到地上焚烧掉,把新请的灶王爷画像贴好后,祭灶仪式就算告结。对母亲来说,灶王爷在她心中份量很重,灶王爷是"一家之主",因为天天烧锅起灶,一日三餐不可离,事关家和百福,平安丰收,所以特别看重,崇敬。

"古传腊月二十四,灶君朝天欲言事。云车风马小留连,家有杯盘丰典祀。猪头烂熟双鱼鲜,豆沙甘松粉饵圆。男儿酌献女儿避,酌酒烧钱灶君喜。"当然这是老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,祈求平安富裕的一种期盼。古往今来,在人们的观念里,灶头不仅仅只是烧菜做饭的地方,更是承载着一个家庭的繁衍,寓意着一个家族的兴旺。有母亲在的家,温暖加倍,炊烟更浓。在母亲看来,生活贫苦人家第一就是要身体健康,能有一碗饭吃就好。我常觉得,乡村的祭灶,是一种生命之根的承袭,有灶头的家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家,有母亲在灶头前操劳的家,才是一个幸福完整的家。我知道,祭灶那是母亲在灶头前点燃了生命的烟火,点亮了家的希望。

"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"。浓郁的年味浸染着寒冬包裹的腊月,如今好多习俗已面目全非,家家的灶间已为现代厨房设施所替代,几乎已经找不到还有烧草的锅灶,在农村,供奉有灶王爷的人家也为数不多了,祭灶这一古老的习俗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在新年到来的时候,看见铁锅上氤氲的蒸汽,闻见蒸汽中缭绕的饭菜香,看见那在厨房忙碌的慈祥老母亲,不正是一位灶神,在灶头前点燃了生命的烟火,保佑一家人,平平安安,五谷丰登,薪火相传。

陈树庆

红红窗花年味浓

"过大年,剪窗花,红红火火暖千家……"在春节,我最热衷做的事就是贴窗花,当一张张千姿百态的红窗花灿烂地绽放在千家万户的窗棂上,喜庆的年味便热情洋溢了。

喜欢窗花,是受了母亲的影响。母亲心灵手巧,有一手娴熟的剪纸好手艺,街坊邻里都知道,每当年前,我家成了最热闹的地方,总会有一些大姑娘小媳妇儿上门学剪窗花迎新年。这时母亲就是再忙,也乐意一一耐心地教她们,大家坐在暖暖的火炕上倚着窗,操起小剪,一边叽叽喳喳欢笑着,议论着,一边认真地学着母亲的样子剪弄着,比唱戏还热闹。那影影绰绰的各种身影成了新年里的一道亮丽风景。

母亲剪纸时神情十分专注,只见她不急不慢,拿起剪刀,在一张大红纸上"咔嚓咔嚓"几回合,一张张或夸张、或神似的作品便跃然纸上,有时是一条活灵活现的生肖动物;有时是一位形神俱备的神话人物;有时是一座精细古朴的名胜古迹……内容上多以喜庆、吉祥为主调,兼有避邪镇灾的内容。她剪出来的每一朵窗花,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,呈现出一个斑斓的七彩世界,那精致的线条、古雅的造型简直以假乱真,让人看得目不转睛,惊叹连连。

窗花剪好后,也不急于贴,要待腊月三十那天,母亲带着我们先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,把窗户擦得一尘不染后,然后再贴上那剪的一张张妙趣横生的窗花,如红梅闹春、年年有鱼、鲤鱼跳龙门、龙凤呈祥、喜鹊登枝,再配以红春联、红灯笼、大福字,家里到处都是喜庆的红色,把简陋的农家小院辉映得通红透亮、生动多姿,年味儿十足,为我们带来喜庆的欢乐和美的享受。

贴一次窗花,过一次年。年年贴几张大红喜气的窗花在自家窗上,春节也变得越来越有滋有味。我担心以后剪窗花这门手艺失传,在女儿6岁的时候,我专门地教她拿起剪刀,开始学习剪纸。女儿也是非常高兴,一双灵巧的小手常在纸板上忙碌着,同时,唱着欢快的歌谣:"小剪刀,嚓嚓嚓,我和妈妈剪窗花。剪串瓜,大车拉,剪串豆,猴儿抓,剪来鲤鱼跳龙门,剪来鸭儿钓鱼虾,剪朵棉花竹篮装,剪穗玉米像娃娃。"每到春节,女儿新剪的那些窗花是非贴一两张不可的,否则,她的小嘴就要撇成一把小剪刀了。

"咱那个老百姓,今儿个真高兴……"过年时,窗花开在家家户户的窗棂上,像一团温暖的火焰,和谐悦目,透着吉祥,透着如意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窗花不光成为一种年俗,而且逐渐成为了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藏艺术品。如今,已经很少有人贴窗花了,可我依然还是喜欢在玻璃窗上贴些窗花,迎接新春的到来。

钟芳

怀念年画

小时候,冬季的农村是枯黄的,冷清的,萧条的。收起春夏秋三季的五彩衣裳,就只剩这一种色彩,这一种情调了。年的脚步越来越近,预示着春天的到来将为时不远。那种对漫长冬季的厌倦,对多彩春天的期盼,也便催生了色彩斑斓的年画。正是这一张张充满希冀,饱含激情的年画,开启了沉睡一冬呼唤多彩世界的心灵,让春天的气息提前在冬季预热,迎入了逐渐热闹起来的农村小院。

一入腊月,年集开了。闲下来的农村人就陆续到县城购置年货。当然买年画必不可少。家里母亲忙着煮肉、做豆腐、蒸馒头,一天到晚没个清闲。自己年纪尚小,父母不让赶集。父亲就成为过年必需品的采购者。盼着父亲赶集回家,就成了我们这些小孩的一大乐趣。早早地就迎在父亲回家的路上,等呀盼呀。

除了等父亲兜里的鞭炮、糖果以外,还有一项就是父亲手里那一卷年画了。每当瞥见父亲手握年画回来的身影,就迫不及待地冲上前去,接过年画,一溜烟儿地跑回家去。这一路上,脑子里没有了其他,都是对手中年画的无尽幻想。是什么故事呢?是什么风景呢?幻想催快了脚步,不知不觉中已喘着粗气,趴在炕上,展开了年画。

父亲喜欢戏曲,因此买的年画都以戏曲连环画居多。精彩的画面、定格的招式、生动的注释,最能吸引眼球。一口气读完,畅快,过瘾,这时就嫌父亲买得少。家家都买年画,走家串户去看,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。大年初一,说是去拜年,其实不如说是去欣赏年画。大人们有大人们的谈资。而孩子就高高得站在椅子上,一字一句地读着大厅墙上的一幅幅年画。挨家拜年,挨家看画。年过完了,村里各家的年画也就欣赏完了,脑子里装满了故事,这个年过得也还挺有意义。

不知不觉中,新时代的气息愈发强劲。生活水平提高了,土坯房越来越少,张贴年画的也日益减少。

虽然,一个时期内,年画也与时俱进地进行了几次变身,由连环画升级为大幅中堂画,由故事年画升级为青一色的风景年画,由纸质年画升级为优质塑料年画,可终究还是被时代的浪沙所掩盖,在年集的市场上逐渐消了踪迹。想到再也见不到记忆中的年画了,心中顿生怀念。唉,恐怕也只有怀念的份了吧!

李红霞

拜年磕头年味足

老家在鲁西北的偏远农村,家乡过年时晚辈要双膝跪下,两手扶地,向长者磕头拜年。

磕头拜年大体分为两波,第一波在正月初一起早的时候,主要去村里邻居家。第二波则是过了初一以后的几天时间,拜访亲戚朋友,并根据关系亲密程度,逐一拜访。

过年时,家中青年及成年人要几人甚至十几人一块去邻居和亲戚家拜年。家家户户正屋中间位置,都悬挂着家谱牌位的画卷,细心的人家,门前摆放着供人磕头拜年用的席子或布垫。客人来时,首先站在祖谱前拜祖,然后再给年长并且按照辈分年龄大小逐一磕头拜年。如果有儿童参与,并且与被磕头拜年的长辈有着非常亲密的亲戚关系的话,长辈就要给儿童压岁钱。不过,正月初一早晨到本村邻居家磕头拜年是没有压岁钱的,一般会给些糖果和瓜子。

小时候,过年最怵头的事情,就是正月初一起早磕头拜年了,因为辈分太小,见了谁都得磕头拜年,跪下起来要反复好多次。

正月初一早晨拜年的时候,在一个大家庭里除辈分最高岁数最大的留在家中接受晚辈的拜年外,其他晚辈们结伴一起外出给村子里长辈磕头拜年,少的七八人一组,多的十几人甚至几十人。正月初一早晨的乡村大街上人来人往,熙熙攘攘,好不热闹,人们有说有笑地走家串户拜年。

那时候,我才十来岁的样子,不会偷懒,磕头拜年实在,每次都是实实在在双膝跪地磕头拜年,一个早晨下来,反复跪地磕头上百个,有时甚至更多。由于有些邻居家的屋里大都是铺的红砖地或水泥地,有的也没有摆放拜年用的席子或布垫,寒冷的冬天,双膝跪在红砖和水泥地面上,真是又硬又凉又疼啊!

有一年,我跟着父亲到村子邻居家里拜年,一早晨算下来,跪了上百次,等拜完年回家一看,衣服上沾满了尘土,两个膝盖都跪肿了,过年时刚穿上的新裤子也磨破了一个小洞洞,三四天过去了,走路还一瘸一拐的。

过年磕头,虽然很累很辛苦,有时候还会磨破裤子,跪肿膝盖,但是见到许多许久未见到的长辈们高兴的样子,心里还是暖融融的,并且感到年味十足。

后来我参军入伍离开了家乡,由于工作关系,春节就很少再回老家过年了。但春节磕头拜年的风俗习惯一直是我记忆中美好的回忆。

宋振东

捡小鞭

小时候过年,最盼望的就是放鞭炮。尽管日子不宽裕,但母亲置办的年货里,总会有几挂100响的小鞭。然而,只有可怜巴巴的一包属于我。舍不得一下放完,要拆散开了一个一个地放。

进入年根,村子里响起零星的鞭炮声。心急的孩子们早已按捺不住,各自揣着一把小鞭到街上放。尝试着各式各样的放法:一只手捏住小鞭点燃抛向半空,扣在破搪瓷缸子里放,埋进细土里放,插进猪屎里放……各种怪招、奇思妙想,乐此不疲。一挂小鞭,不消几日便所剩无几。那些没有响的,也拿着当宝贝。还有点捻的,便一层层把捻剥出来,插在墙缝里接着放。找不到捻的,直接剥出火药放"呼呼"。

大年三十,鞭炮声密集起来,村外的坟地里更是响声四起,人们开始上坟祭祖。大人们一脸的肃穆哀思,忙着磕头烧纸,孩子们却欢天喜地,围着坟头放炮。终于可以成挂地放了,而且,还能捡回好多"绝捻"炮。一大家族共用一处墓地,没响的小鞭能捡满满一兜。

初一早上吃过饺子,我便急匆匆跑到院里捡起五更放炮时遗落的小鞭,心急火燎地催促着大人去拜年。每到一家,大人进屋拜年,我却只顾在别人家院里捡没响的小鞭,一圈下来,又能捡到不少。

回家后,把有捻没捻的分开。捻稍长一点的,继续当鞭放。把没捻的小鞭中间折开一半,夹住小鞭的捻点燃——连呼呼带响;只露着一点捻的,平放在地上,把没捻的从中间掰得半断不断,对准那只小鞭,点着火药——老头儿呲老婆儿;将一把没捻的小鞭从中间折断,摆成一圈,点着其中的一只,其它的便都被引燃了——你呼我应;用小鞭里剥出的黑药,掺上木炭和从老房碱墩里掏来的硝,找点老辈子书纸,裹成"滴滴金"放。我还用铁丝、旧自行车链瓣、子弹壳自制过一把火柴枪。用火柴头当底火,弹壳里装上小鞭里剥出的火药,堵上纸团,扣动扳机,"砰"地一声,纸团飞出好远,特别过瘾。

光阴荏苒,一晃四五十年过去,童年的大多记忆已流失在岁月的脚步里,可过年捡小鞭的情景,却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。那苦乐的年华使我懂得,只要对生活怀着美好的希冀,只要我们有一颗快乐的心,任何困苦、一切的不如意,都是过眼烟云,终将成为过去!

刘明礼